

近代史上的東西南北洋

王 爾 敏

閱讀近代中國史志文書，並無古奧冷僻文字，亦少艱難費解之詞。然指顧流覽，觀其大義，雖能了然大部內容，實於無意中往往忽略若干通常詞彙的正詁。向日稍稍留心，曾作「逸獻備采」，以供什一之拾遺補闕^①，眼前所常見事物，仍有不少值得釐清其意義者。而近代史上的東洋西洋南洋北洋諸詞，即為人人共知，但其本義則往往朦朧混淆，無法確認其一定界域。今就常識所及，略作申解，以就正於近代史同道學者，或能引起進一步研討考察。

探討中國近代史上的東、西、南、北洋四個詞彙，在其形成意義上，可以分別三個不同的段落，即是區分東西洋、南洋、北洋三個組合從事討論，可以比較容易弄清楚頭緒。事實上重心更在於東西二洋，此為名詞主體，並為創生根本。故研考全般問題，應先從東西洋入手。

「東洋」，「西洋」以及「二洋」，是近代史中常常遇見的一組名詞。而在詞旨定義上有重大變化，往往同一名詞，內容會有極大差異。

一般史家承認，東洋、西洋名詞，當形成於元代以前，應與南宋對外海上通商有關，至明初已沿習成清楚界域與定義。東洋、西洋兩名詞尤其與中國航海技術有密切關係，也可以說，宋、元以來海上對外貿易，由於航海技術的需要，把航行區域畫分為東洋西洋兩部分。區分的關鍵，更在於航海羅盤所指的針向。質言之，東洋、西洋的畫分與名詞的創生，是羅盤指針使用的直接結果。近代史學者向達對於地區範圍有肯定的說明。

「明代以交趾、柬埔寨、暹羅以西，今馬來半島，蘇門答臘、爪哇、小巽他羣島，以至於印度、波斯，阿拉伯為西洋；今日本、菲律賓、加里曼丹、摩鹿加羣島為東洋。「順風相送」多紀西洋及一部分東洋，關於日本的不多。

「指南正法」加多了關於日本的紀載，而今馬六甲以北則不之及。那時候，

^① 王爾敏，稿乘小品，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印，民國七十三年一月），頁一四一～一七九。

中國到東西洋各地去，多從福建出發，出發的港口有大擔、浯嶼、北太武、泉州和福州。大擔、浯嶼、北太武都可歸入金門島，為這時候最重要的到東西洋去的出口港。從金門出發所到的外國地方，據「順風相送」、「指南正法」的記載，有交趾、柬埔寨、暹羅、大泥、吉連丹、彭亨、滿刺加、咬啣吧、爪哇、杜蠻、饒潼等地，屬於西洋。有呂宋、麻里呂、諸葛擔籃、老維，屬於東洋。從泉州出發到渤泥、文萊、杉木（東洋）。從福州出發到交趾、暹羅（西洋）^②

根據向氏所指，中國航海前往東西洋者，其出發起點多由金門、泉州、福州等地起航。亦略可知相沿南宋以來海上通商航道的路線，其形成舊軌，當為時甚早。

中國史上域外地區稱謂，除古代陸地上相沿之西域，為一重要地帶，其次即為元明以後，海路上所形成之西洋。雖有東洋西洋同時並稱，而西洋則遠為著名，並十分重要。此種地域稱謂，實因航海習慣而創生，本不在於確立地名。最初，僅止辨明航行方向。積累日久，遂具一定界域。至於所以分別東洋西洋之行海方向，實由航海工具應用羅盤指針之直接結果。

在歷史上可靠記載所見，中國航海使用羅盤指南針技術，當不會晚於北宋，宋人朱彧所撰「萍洲可談」，多記宋徽宗崇寧時代海外貿易之史事。時當西元一一〇二至一一〇六年間。「舟師」之名，當時已在慣用，據其所記航海技術，一為御風術，如其所示云：

舶船去，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風；來，以五月六月就南風。船方正若一木斛，非風不能動。其檣植定而帆側掛，以一頭就檣柱，如門扇。帆席謂之加突，方言也。海中不唯使順風，開岸就岸，風皆可使，唯風逆則倒退爾。謂之使三面風^③。

一為方向導航法，如朱氏所記云：

舟師識地理。夜則觀星，晝則觀日，陰晦觀指南針。或以十丈繩鉤取海底泥嗅之，便知所至。海中無雨，凡有雨則近山矣。商人言：舶船遇無風時海水如鑑。」^④

宋元之後就可靠之記載，自明代成祖永樂三年（一四〇五）至宣宗德八年（一

② 向達撰，兩種海道針經序，載於「兩種海道針經」，向達校注，中華書局，北京，一九六一年初版，一九八二年重印，頁七～八。

③ 朱彧著，萍洲可談，商務印書館景印，臺北，四庫全書子部鈔本三卷，卷二，頁二。

④ 同前書，頁三。



四三三) 鄭和奉命先後七次往返西洋。其來往之適時，行海之熟練。履險如夷，未見危難。當知此一通達西洋之航道，應久為中國航海家所常習之舊路，並非因鄭和之出使，始有開拓西洋航道之舉，理至明顯。然鄭和下西洋，每次率官兵二萬數千餘人，寶船四五十艘，如此浩浩蕩蕩龐大使團。如非富有經驗之駕船熟手引導航路，豈至出此重大冒險。

鄭和七次率船往返西洋，當由於宋元以來，海上交通已很發達，中國航海技術早已熟練。西洋界域，當亦早已形成。據隨同鄭和下西洋之鞏珍所記，當時寶船往返西洋所恃之技術，即為羅盤之使用。此外則恃日月星斗以辨方向。如其所記當時航海情況：

時愚年甫出幼（按即成丁之謂），備數部伍。拔擢從事於總制之幕。往還三年，經濟大海。綿邈瀰茫，水天連接。四望迥然，絕無纖翳之隱蔽。惟觀日月升墜，以辨西東；星斗高低，度量遠近。皆斲木為盤，書刻干支之字，浮針於水，指向行舟。經月累旬，晝夜不止^⑤。

鞏氏又記載云：

始則預行福建、廣、浙，選取駕船民梢中有經慣下海者，稱為火長，用作船師。乃以針經圖式付與領執，專一料理。事大責重，豈容怠忽。其所乘之寶舟，體勢巍然，巨無與敵，蓬帆錨舵，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。趨事人眾，紛匝往來，豈暇停憩。缺其食飲，則勞困弗勝。沉海水滷鹹，不可入口，皆於附近川澤及濱海港汊，汲取淡水。水船載道，積貯倉儲，以備用度，斯乃至急之務，不可暫弛^⑥。

據鞏氏所述，可以知道鄭和下西洋時所帶寶船之巨大，閩廣浙江行海舵工纜工梢夫熟手之重用。羅盤天象之工具技術。尤其行海航路，必有一定詳細地圖針經之依據。再閱明人黃省曾，於正德十五年（一五二〇）所述鄭和下西洋之著作，其所舉者除馬歡：「瀛涯勝覽」、費信：「星槎勝覽」外，尚有「鍼位」一書。實際應為鞏珍所稱當時應用之「針經圖式」^⑦。再據當時隨行者馬歡著：瀛涯勝覽所記「

⑤ 鞏珍，西洋番國志自序，明，宣德九年（一四三四）撰。載：鞏珍，西洋番國志，向達校注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六一年）。

⑥ 同前註。

⑦ 黃省曾，西洋朝貢典錄自敘：余乃撫拾譯人之言，若「星槎」、「瀛涯」、「鍼位」諸編，一約之典要，文之法言，徵之父老，稽之寶訓。始自占城，而終於天方，得朝貢之國甚著者，凡二十有三，別為三卷，命曰「西洋朝貢典錄」云。」載：黃省曾著，西洋朝貢典錄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二）。

溜山國」一條，言及其地有三千餘溜，有云：

設遇風水不便，舟師失針舵損。船過其溜，落於瀉水，漸無力而沉。大概行船皆宜謹防此也。」^⑧

此俱可證，鄭和航海西洋，其時海上已廣泛使用羅盤指針技術。

自鄭和時代所使用之「針經圖式」，以至其出使後所流傳「鍼位」一書，當知航海使用羅盤及航路圖式之確切情況。根據前述朱或記載，宋代已發明羅盤，並用於航海。惟觀測日月星宿以定方向之航海術，仍一直參合使用，尤其越過蘇門答臘而進入航行印度洋，則仍全以觀側日月星宿為主。此一界線，表現出中國航海家與回回航海家領航技術之分野，亦足證明宋元以來中國航海技術之進步^⑨。

鄭和出使以後傳世之行海航路針經，因其實際需要，原自廣泛流傳於閩、廣、江、浙航海家之手。但是由於十九世紀航海技術改進，此類舊有針經，漸被淘汰，存世者亦日見稀少，今日尚幸能據以參考者，僅餘：海道經（相傳為元代之作，用於中國沿海南北航路）、鄭和航海圖（本名應為：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）、渡海方程（明漳州人吳樸著）、指南正法（序文說明為漳州吳氏所校訂）順風相送等數種成書。

宋元明以來，航海所用之羅盤，俱為水羅盤，據前引鞏珍所記可知。針位所指方向，刻於木盤之上，共為二十四方位。盤盛以清水，然後放下磁針於水中，確定盤位，以磁針指出刻度之方向，後世地學家沿稱之子午線即本於此。其下針定位，十分謹慎虔敬。現今於「順風相送」、「指南正法」兩書，尚可參考大致，兩者均載有下針祝禱文，並必焚香祝告，虔誦祈拜。雖不免以神祇為歸，蹈迷信之陋俗，但卻詳細表現水羅盤之使用與功能。茲略舉相關部分禱詞為證：

祖本羅經二十四向位尊神大將軍，向子午酉卯、寅申巳亥、辰戌丑未、乾坤艮巽、甲庚壬丙、乙辛丁癸二十四位奠神大將軍，定針童子，轉針童郎，水盞神者，換水神君，下針力士，走針神兵，羅經坐向守護尊神^⑩。

⑧ 馬歡著，瀛涯勝覽，馮承鈞校注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五五），頁五一～六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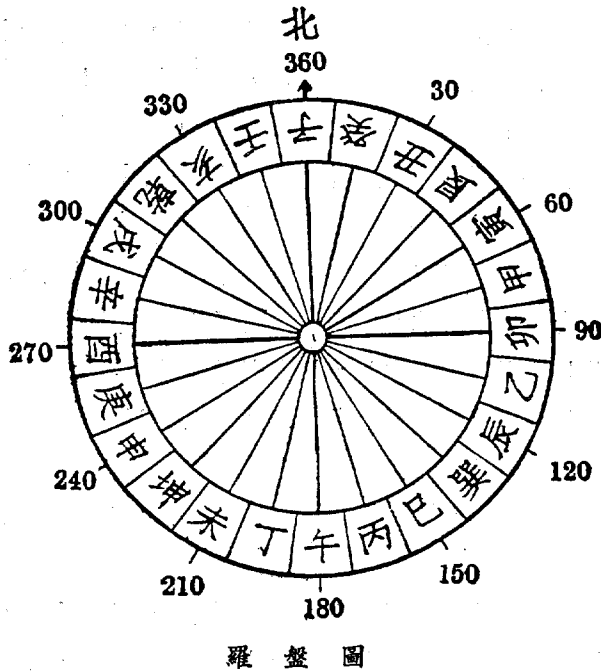
⑨ 向達撰，整理鄭和航海圖序言，載：鄭和航海圖，前序頁一三～一六。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六一年初印，一九八二年重印本）。

⑩ 向達校注，兩種海道針經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六一年初版，一九八二年重印本），頁二三，順風相送所載。

又同前書，一〇九頁，指南正法所載祝文有云：伏念大清國某省某府某縣某保某船主某人，與販某港，洎於某月某日開駕下針，虔備禮物，祈保平安。今日上針，東南西北無差，往來過洋已行正路。人船清吉，海島安寧。暴風疾雨不相遇，暗礁沉石莫相逢。求謀遂意，財寶自興，來則流星，去則降神。稽首皈依，無極珍重。



在此並附羅盤針圖式，以備參考：



中國羅盤二十四方位，直迄後世，均被廣泛沿用，其以「子午線」定南北向之名稱，並為地理學家習用至今。

閱讀鄭和航海圖、順風相送、指南正法，以及海道經諸書，其中習用語文，多為古代航海家專用術語，隨處可見，實出於常人知識習慣之外。當係歷經親身行海者經驗之累積。茲依前附羅盤針向，以略舉其例如後。如鄭和航海圖所示自龍涎嶼 (Bras Island) 至錫蘭 (Ceylon) 之航行法有兩種，結果相同：

- 一、「龍涎嶼開船過洋，用丹辛針，四十更。船又用辛酉針五十更，船見錫蘭山。」
- 二、「龍涎嶼開船時月，用辛戌針十更，船見翠蘭嶼 (Nicobar Island)。用丹辛針三十更，船用辛酉針五十更，船見錫蘭山。」

閱此航圖說明，甚易了解。磁針方向永不變，指向變，乃船頭方向改變。所謂丹辛即單辛，據他書可知。原區別為單針：如單辰，單艮、單庚、單乙之稱。逢針：如癸丑、乾戌、壬子、辛酉之稱。更數為航速單位。但記時不記里，長更焚香一炷為一更，行船一日一夜分為十更。實中國常用之計更法，用於航海上所需時間。里程

則無法計算。

如指南正法所示寧波往日本來回航行針路：

- 一、寧波往日本：「普陀放洋，用單卯十四更，又用單卯十更，又用甲寅八更，又用單甲八更。見天堂（山），收入長岐。」
- 二、日本回寧波：「港口開船，用丁午五更，取天堂山尾放洋。用庚申十三更，又用單庚八更，用庚酉十八更，又單酉十更，收普陀，即寧波港是也。」

至「順風相送」一書，所記航海技術及西洋各地來回針路，均更加十分詳細，於此不及備敘。據此書序文所載，亦當相信出以久歷外洋航海家之記錄與校正而成^①。除「順風相送」及「指南正法」，具備東洋西洋針路詳細記載，此外又有張燮所著：「東西洋考」。成於明萬曆四十五年（一六一七），書中備載，東洋西洋航行針路，所用術語，與前二者同^②。

我就歷代航海家記載，核對羅盤指向，則又確知；航海方向路程以羅盤磁針為準，沿習而成航行區域之畫分。凡出海遠行者稱為放洋。而航向偏於子午線以西之地區即稱西洋，偏於子午線以東之地區稱為東洋。二者比較，則以西洋遠為著名。其所形成東洋西洋名稱，或當在於宋元時代，至明初已廣泛流行^③。

① 向達校注，兩種海道針經，頁二二，順風相送序云：永樂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國開詔，累次較正針路，牽星圖樣，海嶼水勢山形圖畫一本山為徽簿。務要取選能諳針深淺更籌，能觀牽星山嶼，探打水色淺深之人在船。深要，宜用心反覆仔細推詳，莫作泛常，必不悞也。

② 張燮，東西洋考，卷九，舟師考，中華書局，北京，一九八一年刊本，頁一七〇～一九一。又同前書，張燮：東西洋考凡例云：「舶人舊有航海針經，皆俚俗未易辨說，余為稍譯而文之，其有故實可書者，為鋪飾之。渠原載針路，每國各自為障子，不勝破碎，且參錯不相聯。余為鎔成一片，沿途直敘，中有迂路入某港者，則書從此分途輒入某國，其後又從正路提頭直敘向前。其再值迂路亦如之。庶幾尺幅具有全海，稍便披閱。若謂新豐之鷄犬識路，穆滿之臺榭積蘇。則吾豈敢。」

又梁廷枏：粵海關志，卷四，頁二三～二四，引明人唐順之語：市舶者諸夷船舶無近地與內地民互為市，若廣之濼鏡澳然。商舶者，蓋土著民釀錢造舟裝土產，徑望東西洋而去，與海島諸夷相貿易。其出有時，其歸有候。曩洋巨浸，船一開帆，四望惟天水相粘，茫無畔岸。而海人習知海道者，用指南針（原注：即羅經也。）為其導向。相傳有航海針經。針或單用，或指兩辰間。以前知某洋島所在，約更時當行水路幾許，打量水深淺幾托，海中島嶼作何狀，某洋礁險宜慎，或風雲氣候不常，以何法趨避之。」

③ 吳晗，明史簡述，頁七四所論云：「首先說明西洋是指什麼地方。明朝時候把現在的南洋地區統稱為東洋和西洋。西洋指的是現在的印度支那半島、馬來半島、印度尼西亞、婆羅洲等地區；東洋指的菲律賓，日本等地區。在元朝以前已經有了東，西洋之分，為什麼有這樣的分法呢？因為當時在海上航行要靠針路（指南針），針路分東洋指針和西洋指針，因此在地理名詞上就有「東洋」和「西洋」。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〇年）。



至於元明以來西洋之地名區界，已備載於「星槎勝覽」、「瀛涯勝覽」、「西洋番國志」、「西洋朝貢典錄」，「鄭和航海圖」諸書。（明、萬歷刻本，周致中輯：「異域志」，並載有「西洋國」，近在忽魯謨斯。）合併東洋西洋一起記述者，又有「順風相送」，「指南正法」，以及「東西洋考」諸書。近人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）馮承鈞、向達、謝方、徐玉虎等俱多詳加考證註釋。開具中西名稱對照。實已查考方便，明確易識，無待贅述。惟同時創生，又有「二洋」一詞，屢見於各書，當指東洋西洋而言。尚須在此略作補充。

「二洋」之稱，明清著作，常有引用，而少人注意。茲略分舉於後：

張燮：東西洋考、卷七，餉稅考：「其明年，隆慶改元（明穆宗年號。一五六七年）福建巡撫都御史塗澤民請開海禁，准販東西二洋。」^⑭

指南正法：「大明唐山並東西二洋山嶼水勢。」^⑮

屈大均：廣東新語，第十五卷：「洋船爭出是官商。十字門開向二洋。」^⑯

梁廷枏：粵海關志，卷二十二：

康熙二十四年，監督宜爾格圖奏言。粵東向有東西二洋諸國來往交易，係市舶提舉司徵收貨稅^⑰。

元明以來東洋西洋所指確定界域，相沿至明萬歷時期，應極清晰可考。大致所謂東洋諸國，實包括日本、琉球、呂宋諸島，蘇祿羣島等地。所謂西洋者：包括占城、真臘、暹羅、爪哇、滿刺加、蘇門答刺、錫蘭、榜葛刺、古里、忽魯謨斯，以至天方等地。航經全部北印度洋以至阿拉伯半島及波斯灣，其中地名繁多達六百多個，不及一一列載。天方即為阿拉伯半島之麥加（Mecca），在中國海外通商史上，俱包括在西洋航運領域之內，直迄歐人東來，始有重大改變。

十五六世紀之交，歐人航海探險成功，葡萄牙、西班牙兩國率先向東西兩半球開拓。元明以來之東西洋各地，漸補葡西，荷蘭侵佔。固有之二洋領域區界，遂亦動搖而產生巨大變化。

^⑭ 張燮，東西洋考，卷七，頁一三一。又同前書，蕭基序云：「閱月，二洋考成，受梓。」

^⑮ 兩種海道針經，頁一一四。

^⑯ 屈大均，廣東新語，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七四年）。（據潘耒康熙三十九年西元一七〇〇年為本書作序，其時屈氏已歿。）

^⑰ 梁廷枏，粵海關志，卷二十二，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景印，道光十八年刻本），頁二〇。又同前書，第四卷，第二四頁云：「東洋若呂宋蘇祿諸國，西洋暹羅占城諸國及安南交趾，皆我羈縻屬國，向無侵叛，故商物不為禁。而特嚴禁販日本者，比於通番接濟之例。於時凡販東西二洋、鷄籠淡水諸番、及廣東高雷州北港等處商漁船引，俱海防官為管給，每引納稅銀多寡有差。名曰引稅。」

自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（一五五四）葡萄牙人至廣東濠鏡澳立市。並於三十六年（一五五七）據地久居。復經歐洲耶穌會士於明清之際先後來華傳教。來者自稱西洋人，遂使原有西洋一義漸生混淆，而世人對西洋地域之觀感亦逐漸變化。於是而同時一詞含有兩種不同界域。尤其在近代史文獻上往往兩者並存，多費記注解析。然而終明之世，一切著錄，對於西洋界域，仍本宋元明舊貫。惟所謂「泰西」「西洋」等辭類，所指歐西人者亦開始行用。最初「泰西」頗佔優勢，而在明清之際，漸被「西洋」一辭代替。

清朝前期，自康熙以至嘉慶之間，地理上之西洋詞彙，頗呈現混亂。反映出轉變中過渡現象。其間留有記載者不多，可以雍正八年（一七三〇）陳倫炯所著「海國聞見錄」及嘉慶末年（一八二〇）謝清高口述，楊炳南筆記之「海錄」二書為重要代表。茲略分論如次：

其一、「東洋」、「西洋」固有詞旨領域，優勢仍在，為人慣常引用。陳倫炯

在其「海國聞見錄」自序中依然稱述，有謂：

康熙壬戌（一六八二），聖祖仁皇帝命征澎、臺，遣靖海侯施公琅提督諸軍：旁求習於海道者。先公進見，聚米為山，指畫形勢，定計候南風以入澎湖；遂藉神策廟算，應時戡定。又奉施將軍令，出入東、西洋，招訪鄭氏有無遁匿遺人；凡五載。叙功授職，再遷至碭石總兵，擢廣東副都統（按「廣東通志」；右翼副都統陳昂，漢籍，福建人；康熙五十七年任），皆濱海地也^⑱。

又如楊炳南為「海錄」作序云：余鄉有謝清高者，少敏異，從賈人走海南。遇風覆其舟，拯於番舶，遂隨販焉。每歲徧歷海中諸國，所至輒習其言語，記其島嶼阨塞，風俗物產。十四年而後返粵。自古浮海者所未有也。後盲於目，不能復治生產，流寓澳門，為通譯以自給。嘉慶庚辰春（一八二〇）。余與秋田李君遊澳門遇焉，與傾談西南洋事甚悉^⑲。

就前引兩項資料了解，陳倫炯所言，確為固有之東洋西洋，曾為其父子遊經之地域。其序著於雍正八年（一七三〇）。楊炳南所言、指西洋、南洋。固有之西洋已見分裂，「南洋」一詞，將另作解說，其「西洋」界區，範圍似已有改變。

其二，「大西洋」。大西洋之界域，據陳倫炯所記，仍指廣大地區而言：

^⑱ 陳倫炯，海國聞見錄，自序，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民國四十七年排印本）。

^⑲ 謝清高口述，楊炳南筆受，馮承鈞註譯，海錄注，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五十一年）。



「按紅毛等國，居於西北辛戌乾方；而烏鬼自坤申而繞極西至庚西方，皆烏鬼族類之國。總而名之，曰大西洋。」^①

印光任、張汝霖所記，則指實為葡萄牙一國：「康熙中，西洋始通貢。其王以遠不獲詣闕下，圖其像以朝。雍正初，大西洋亦入朝貢。而其居香山澳者，自明萬歷迄今幾二百年。」^②其書為乾隆八年所作，乾隆十六年（一七五一）重撰，當知代表此說形成甚早。

謝清高所述，亦同於印張二氏，亦指實為葡萄牙：「大西洋國又名布路嘸士（Portugues）氣候嚴寒，甚於閩粵，由散爹哩正北行約二旬可到國境。」^③大西洋之確指葡萄牙，與葡人入貢有關，中國官方文書必經列載無誤。故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六年（一七五一——一七六一）經過十年編繪而成的「皇清職貢圖」其中詳載大西洋國男女衣冠圖像十餘幅。若干形像確係西方服制，當非憑空杜撰^④。

其三，小西洋。據陳倫炯所記，小西洋所指亦為區域之稱。並非專指一地：「是以紅毛呷板從小西洋來中國者，由亞齊之北、麻喇甲之南穿海過柔佛、出茶盤而至崑崙。自呷而東至戈什塔，自戈什塔而東至亞齊，其海皆呼曰小西洋。」^⑤謝清高所述者，小西洋乃專指一地，並非區域之稱：「小西洋在嗎喇他（Maratha）東南沿海邊界，由打拉者（Talatcheri）向北少西行，經嗎喇他境，約六七日到此。為大西洋所轄地。疆域約數百里，土番名盈丟（Hindu）。奉蛇為神，所畫蛇有人面九首者。婚嫁與明呀哩（Bengali）同」^⑥。

謝氏所述小西洋一地，經馮承鈞考證註釋。實即印度東南沿海之臥亞（Goa），乃葡萄牙在東方最早之殖民地。

印光任、張汝霖所記之小西洋，亦應指臥亞而言：「大西洋去中國遠，三年始至。稍西曰小西洋，去中土萬里。大西洋遣酋守之。澳門頭目悉稟小西洋，令歲輪一船往。有大事則附小西洋以聞。不能自達也」^⑦。

① 陳倫炯，海國聞見錄，頁二五。

② 印光任、張汝霖，澳門紀略，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民國五十七年景印本），頁四〇。

③ 海錄注，頁六三。

④ 皇清職貢圖，卷一〇，（臺北：華文書局，景印本），頁九五～一一六。

⑤ 海國聞見錄，頁二四。

⑥ 海錄注，頁三一。

⑦ 澳門紀略，頁四〇。

又據皇清職貢圖，頁一一七～一一九，所載小西洋國男女圖說，其中亦說明為大西洋國所屬。仍當指臥亞而言。

其四，西洋人。西洋人一詞雖然只是泛指，而關係最深，為西洋一詞概括內容轉變之根。一則此詞較大西洋，小西洋意旨更確定，一開始即指歐洲各國白人。質言之，「西洋人」之實義即是歐洲人。二則「西洋人」一詞，自明末利瑪竇來華，歷經來華教士沿用，形成此批歐洲人之共通代稱，無論出身何國俱被稱為西洋人。三則西洋人詞意自始至終不與元、明、清相沿習稱之西洋相混。於是由於西洋人一詞之習用，而逐漸形成現代泛指歐美之西洋地域。簡明正確之記載，可以皇清職貢圖為代表，茲引據於後：

「明永樂間。有古里、瑣里、忽魯謨斯凡數十國來朝貢，後多不復至。萬歷中，西洋人利瑪竇航海來中國，自稱意大利亞國人。本朝康熙六年（一六六七）通朝貢。雍正三年（一七二五）意大利亞教化王來貢。五年（一七二七）博爾都噶爾亞國（Portugal）來貢。乾隆十八年（一七五三）復來。其人奉天主，教善行。賈多富厚，肌膚白皙，鼻昂而目深碧。不畜鬚髮。別編義髮蒙首。以黑氈折三角為帽，短衣革履，袴襪束迫如行膝。」

⑳

自明季歐人來華，西洋人一詞專指其人，遂並以西洋專指歐西之地。而舊有之西洋界域，亦經長期混淆而漸被取代，終於至鴉片戰後，一切記載均作重大改變。舊日界域之固有「西洋」，已退為歷史名詞。後日以至於現代之所謂「西洋」者，則俱指歐洲而言。道光二十八年（一八四八）福建巡撫徐繼畲著成「瀛環志略」十卷，其所述及「西洋」者，俱指歐洲。如謂：「西洋諸國語言文字相同者：普魯士、奧地利亞與俄羅斯，地相接也。」㉑徐氏明指歐洲諸國為西洋，在其書中屢屢見之。同年徐氏將其著作寄達前廣東巡撫黃恩彤評閱，黃氏復信補充云：「弟於校刊『讀史漫錄』，曾附：論西洋諸夷一則，亦約略於漢唐之史，以大秦為歐羅巴諸國。」㉒

茲再據同時代人魏源於道光二十二年所著「海國圖志」六十卷，其純講西洋者亦指歐洲，如其自序所云：

⑳ 皇清職貢圖，頁九七～九八。

又梁廷枏，粵海關志，卷十七，頁一〇。雍正三年議准：附居廣東澳門之西洋人，所有出洋商船，每年出口時，將照赴沿海該管營汛掛號。守口官弁，將船號、人數、姓名逐一驗明，申報督撫存案。如出口夾帶違禁貨物，並將中國之人偷載出洋，守口官弁徇情疎縱者，革職。至入口之時，亦將船號人數姓名逐一驗明，申報督撫存案。

㉑ 徐繼畲，瀛環志略，卷四，（臺北：華文書局，景印道光三十年刻本），頁一三。

㉒ 黃恩彤，知止堂集。收入「第二次鴉片戰爭」，第一冊，（上海：一九七八年），頁一四三。



海國圖志六十卷何所據？一據前兩廣總督林（則徐）尚書所譯西夷之『四洲志』。再據歷代史志，及明以來島志，及近日夷圖夷語。鈎稽貫串，創榛闢莽，前驅先路。大都東南洋、西南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八；大小西洋、北洋、外大西洋、增於原書者十之六。又圖以經之，表以緯之，博參羣議以發揮之。何以異於昔人海國之書？曰：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，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^②。

因是我人讀史，西洋界域之確切完全改變，自應以鴉片戰爭為顯著界限。

東西二洋之外，較晚出者為「南洋」一詞，前引魏源所稱東南洋、西南洋兩名稱、各為南洋之東、西兩半。惟雍正時陳倫炯之海國聞見錄，已著錄有東南洋，包括臺灣、呂宋、蘇祿、文萊各大小羣島。陳氏著作東洋獨成篇章，專指日本。已較明代以來之東洋縮小，亦為名實上重大變化。此後之東洋，即專指日本，直迄現代。

無論東南洋、西南洋雖有學者著錄，而流行不廣，為時亦未能持久。無非將固有之西洋，轉變以成南洋之過渡。是以不甚重要。南洋詞稱，陳倫炯「海國聞見錄」闢成專章記述。所謂：「南洋諸國，以中國偏東形勢，用針取向，俱在丁未之間。」^③其所包括地域，略計有越南、交趾、占城、柬埔寨、暹羅、丁噶奴、彭亨、柔佛、麻喇甲、亞齊、葛喇吧（即爪哇）等地。俱由元明以來所謂西洋地帶轉變而來。

就陳氏書所記，南洋稱謂亦當形成於清初。再據梁廷枏引錄清乾隆初年御史李清芳所奏云：

「廣東道監察御史李清芳奏言：商人往東洋者十之一，南洋者十之九。江、浙、閩、廣稅銀多出於此。一加禁遏，則四省海關稅額必至於缺，每年統計不下數十萬，其有損於國帑一也。」^④

再據漳州人王大海於乾隆四十八年（一七八三）至五十六年（一七九一）旅居南洋諸島，而著：「海島逸志」六卷。書中首謂：「葛刺巴（即爪哇）南洋一大島國也。」^⑤據前述各項論證，當知在乾隆以前南洋一詞早經流行，閩廣放洋客商久經熟用。至鴉片戰後，徐繼畲所著「瀛環志略」，於南洋諸島及南洋濱海各國，均列

② 魏源，海國圖志，自敘。道光二十七年揚州六十卷本。

③ 陳倫炯，海國聞見錄，南洋記。

④ 梁廷枏，粵海關志，卷二十四，頁一四。

⑤ 王大海，海島逸志，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，第十帙，頁一。



專章述論^④。嗣後國人沿用，流通最廣，以迄於今。

南洋詞稱之外，尚有北洋一詞，較東、西、南各洋名稱出現為最晚。鴉片戰後，魏源著成「海國圖志」五十卷，道光二十七年（一八四七）增為六十卷，書中已闢專章敘述北洋各國。以俄羅斯佔主要篇幅，其外並敘及普魯社、瑞典、挪威、大尼（即丹麥）、以及其他臨波羅底海日爾曼各部。據魏源所定北洋範圍，當俱指北歐而言。其所根據著作，則以四洲志為主。實本於西洋人傳衍之故說。質言之，北洋一詞，與東洋、西洋、南洋之創自中國人者不同，乃中國學者自西人在華著作中傳譯而來。其沿革淵源，實自十九世紀西洋人在華之中文地理著作為濫觴^⑤。

中國地志上記載域外，北洋一詞固已出現最晚，實亦流通不廣，抑且並不持久。蓋其名詞與北冰海或北極海重疊，即北冰洋亦不甚為人所重視。後日以北洋一詞代表歐亞大陸迤北地域者亦漸減少，至今竟不再出現，自亦失去所代表之含義。

中國近代史上南洋、北洋亦有詞稱與實質上之改變問題，或即名實上配合之混亂。蓋因近代史上南洋、北洋，各有兩個完全不同之含義。前面申述之南洋、北洋，各概括中國國境以外之兩地區，無須重述。而在中國領土所屬方域，其中又有南洋、北洋兩名稱。

中國沿海所自己形成南北洋地域，創生於一八六一年以後，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，並且伴隨重大歷史事件，為世人熟知。其創始起於口岸開放。最初鴉片戰後，五口通商，口岸全在長江以南之沿海。一八六〇年簽訂北京條約之後，長江以南以北均增開口岸，包括沿江亦有口岸，南北達十三口岸之多。在監督與管理上分別南北各派一大臣主持。遂形成長江以南者稱南洋各口，長江以北者稱北洋各

④ 徐繼畲，瀛環志略，卷一，及卷二，分載南洋各國。

又姚瑩，康輜紀行，卷十二，分載有東南洋及西南洋詳細地區及地名。據以對照，則全部為舊有之西洋地域。實即分南洋為東西二部。

又魏源，海國圖志，於東南洋、西南洋各立專章，自卷三～卷十二皆論東南洋，並附航海針路。卷十三～卷十九，俱論西南洋，並附史志沿革。實亦分南洋為東西二部。

⑤ 魏源，海國圖志，卷三十七及三十八，全部敘述北洋各國，俱在北歐。其中俄國一卷，包括亞洲北部。

又魏源，海國圖志自序，聲明據林則徐所譯四洲志擴充而成。四洲志，實由 *Cyclopedia Geography* 翻譯而來。資料本甚簡略。惟海國圖志，直接引據中外史志書甚多。引用最頻者如：郭實獵（Charles Gutzlaff）之「萬國地理全圖集」，郭實獵之「貿易通志」，郭實獵主編「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」（*An Eastern and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, 1833-1839*），瑪吉士（Machis）之「外國地理備考」，裨治文（Elijah C. Bridgman）之「美理哥國志略」，以至「海錄」、「海島逸志」、「職方外紀」等書。其他新舊史志，亦復不少。又，王家儉撰：十九世紀西方史地知識的介紹及其影響，大陸雜誌，三十八卷，六期，臺北，一九六九年三月。本文詳述鴉片戰前後中外地志著作。



口。監督南洋各口者原稱五口通商大臣，口岸增多後改稱上海通商大臣，最後定名為南洋通商大臣。監督北洋各口者，原稱三口通商大臣，後定名為北洋大臣。兩者均佩欽差大臣關防，是以地位尊崇。尤以南洋大臣由兩江總督兼任，北洋大臣由直隸總督兼任，更是勳威權勢集於一身。實構成晚清地方上兩大柱石。備受清廷倚重。軍國政情無不參與。而南洋北洋地域，亦並因外交與通商情勢，與之息息相關。最特出之顯例，近代海軍之北洋艦隊，即由北洋大臣統轄，並因創建於北洋海域引申而成^⑥。

就閩粵沿海習慣而言，海即海洋之謂，遠於海之外者而稱洋。故中國航海家除沿海水域賦予一定名稱，其凡遙望而未能至者，俱稱之為黑水洋或深水洋。並不指實地帶。外洋之詞可盡包羅。由此引申，凡由海外來者則泛稱為洋。洋人、洋貨即由此而得。中西通商以前，海盜亦稱洋盜。泛海出航赴外國通商者稱泛洋，亦稱出洋。出洋之船稱為洋船。海盜在沿海抽稅，則稱洋稅。商船向關市納稅者亦稱洋稅。五口通商以後，洋稅更成為官方定名。洋務一詞，最初代替夷務而行用，等於辦理對洋人交涉。繼而凡有關涉外洋新事物者俱稱洋務。而民間之稱「洋畫」，為時當不晚於乾隆時代，沈復「浮生六記」中即有記載。「西洋景」一詞為時亦不甚晚，黃鈞宰「金壺七墨」稱在道光初年民間已有「西洋景」玩藝兒^⑦。凡此略可見中國人使用洋字之一般習慣。

洋而分東西南北方向，為航海動向及技術運用之必然結果。中國認識方向，自古最重南北，以北斗紫微星辰定向為準。如孔子論政所謂：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眾星共之。」以北為上方，中國久成習慣。然自宋用羅盤針航海，分外洋為東西，實依磁針分位。其出發起程之點多在福建。當於宋代形成，相沿以迄明清。亦足見宋代航海外洋所造成之影響。由福建起點定向，於是航向乃分東西。元明以來前後所出記海國之書者，無不使用針路計程定向，直迄近代。研讀近代史書資料，其沿承淵源當不可不知，因乃於東西南北各洋之區界變化，略作澄清，以備比較參考。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廿一日於香港中文大學

^⑥ 王爾敏，「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權力之擴張」，大陸雜誌，二十卷五期，（臺北：一九六〇），頁二〇～二七。

^⑦ 沈復，浮生六記，卷四，「浪遊記快」。林語堂英漢對譯本，開明書店，（臺北：民國六十三年），頁二六〇。又黃鈞宰，金壺七墨，「浪墨」，卷四，頁三。